

第四十七回 現仙容一劍截魔頭 奮神勇單騎擒積寇

卻說岑御史休兵兩日，至第三日平明擂鼓陞帳，眾將齊集聽令。當令郭紹汾領馬兵二百名、步兵六百名暗截捍海，但遇賊兵敗奔，攔截剿殺，不許放一人出口；都同汪龍領馬兵二百、步兵六百，暗截柳塘灣；游擊林中玉領馬兵二百、步兵六百，暗截川沙，一般截剿；都司萬士雄領馬兵三百、步兵八百為前鋒；游擊吳端領馬兵二百、步兵三百為左軍；揮僉連城寶領馬兵二百、步兵三百為右軍；總兵褚飛熊統馬步兵二千，四路救應。又檄兵備道雷信、副使朱有光嚴兵謹守乍浦海口，勿放一賊逃逸。自與劉電、陳松岩為中軍。三聲大炮，催動眾軍殺奔盤林而來。

且說毛海峰自與分水牛、穿山甲、盧龍等從湖郡奔回，因與汪直商議道：“如今到了一個岑御史，善能用兵，非復前比。趙天王已被殺敗，解了吳城之圍。昨日又遇見一個少年白面將軍十分猛勇，還有一個黑面長身步將也十分了得，黎格已被他所殺。如今褚總兵、萬都司、雷兵備都是勁敵，難以取勝。不若招呼葉碧川且出口與徐海合兵進取臺寧為上。”正商議間，祇見那金鐘道人出來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你們如此膽怯幹得甚事？祇恐那岑御史不來，若來時，管教殺得他全軍覆沒、片甲不留！”汪直大喜道：“全仗吾師道術，倘得成功，當與吾師富貴共之。”原來這毛海峰本是飄洋大客，極有膽勇，因遭颶風壞了船隻，逃得性命，流入賊中，原非本意，今見官軍整肅，將士英雄，因勸汪直不聽，想仗此妖術諒難成事，當夜扮作鄉民悄悄逝去，竟不知所之。

次日汪直知走了毛海峰，心下大怒，仗著金鐘妖法正要起兵進攻嘉郡，不料岑御史大兵忽到。群寇震驚。金鐘道人令將兵馬在平原曠野擺成長蛇陣勢，兩軍相遇，官軍陣裏炮聲響處前鋒萬士雄橫刀出馬，大喝：“逆賊知事，及早下馬受縛，免得污我寶尺。”賊陣上盧龍飛馬舞刀來敵，大戰數十合，不分勝負。在隊連城寶見萬士雄敵不了此賊，即躍馬橫刀前來夾攻，賊陣上分水牛揮大斧殺出敵住。正戰間，岑御史中軍已到。劉電在馬上見盧龍刀法精熟，萬士雄祇殺得個對手，不能討他半分便宜，便拈弓搭箭觀得分明，一箭射去正中盧龍面門，早被萬士雄連肩夾臂砍於馬下，分水牛、江二見盧龍被殺吃了一驚，回馬便走，岑御史見前軍得勝，把鞭梢一指，四下官軍大刀闊斧、鳥銃、長槍並力殺去，真有天崩地塌之勢。汪直與分水牛、穿山甲分頭迎敵，那裏抵擋得住？正在危急，祇見金鐘道人大喝一聲從陣中飛馬而出，右手仗著寶劍，左手執著金鐘，口中念動咒語，把劍一揮，霎時間四下裏黑雲籠罩，雲中無限神頭鬼臉各執兵刃漫空遍野殺將過來。岑御史急令各軍中將箭弩潰筒蘸著穢污，望四下裏噴謝，果見許多草人紙馬紛紛落地。那道人見破了鬼兵，心下大怒，急將左手金鐘搖動，頃刻間四下黑風捲起，風中有黃沙烈火漫天撒地而來。官軍急發噴筒箭弩，全無應效。風沙火焰愈覺猛烈，賊兵吶喊，四下殺來。官軍大亂，各自奔逃。劉電、陳松岩、褚飛熊、連城寶四將保護岑御史奪路而走，被賊兵乘勢追趕二十餘里，幸得兵備道雷信引一支精兵殺來救應，賊兵方退，當下鳴金收軍，紮住營寨。計點將士，游擊吳端陣亡，被殺守備一員、牙將二員，損兵三名，其餘外帶傷者甚眾。

岑御史就平原下寨，傳令各營，不得卸甲，恐今夜賊人乘勝劫營。因調撥眾將四下埋伏，飽食以待。岑御史中軍虛設燈火，令各營但聽中軍炮響，四下殺出。卻令萬士雄、連城寶二將各率精兵一千，若遇賊人前來劫寨便倒殺轉去，攻他巢穴，截其歸路，賊必自亂，然後夾攻，可以取勝；但恐彼仍施妖法，卻不可戀戰，且放他退去，別作計較；如不來劫寨便掣兵回來，不可輕進。分撥已定，退入後營，心中納悶道：“賊兵易剿，妖法難當，如何抵敵？”愁思轉輾，無計可施。待到三更以後不見動靜，料無劫寨之事，身上乏倦，便隱几而臥，聽軍中已交四鼓。朦朧之間，祇聽耳邊有人叫道：“岑郎不必憂慮，明日對陣我當遣白猿神助你破賊成功。且東南劫將終，汝雪月佳期不遠，吾女賢淑，自能善待，勿須慮也！”岑御史分明聽得，急起身看時，已無影響，心下大奇，回想其言，知是仙岳母指點，可惜不曾拜識一面。又想“雪月佳期不遠”，心下暗喜，因即望空拜謝。此時覺愁悶全消，精神倍長，不思安寐。

待到平明時，即陞帳擂鼓聚集眾將，傳令眾軍嚴裝飽食，各帶三日乾糧進剿，今番務要殲滅此賊軍。軍令下來，各營將士祇怕妖法利害，心懷疑忌。岑御史明知軍中心怯，因遍諭各營：本都院已有破妖之策，爾等不必懷疑，祇準備協力剿殺，建功陞賞全在此舉。因此一軍共信，俱各踴躍爭先。聽中軍炮聲一響，仍分五軍浩浩蕩蕩殺奔盤林而來。到得半路，卻值賊兵已到，岑御史傳令眾軍擺開陣勢，鳥銃當先，長槍在後，藤牌、滾刀相繼而進，把馬軍分兩勢下合圍攏來以防賊逸，祇聽中軍鼓聲，悉為剿殺。

卻說汪直見金鐘道人法術精奇，以為泰山之靠，因統大隊賊兵分四路殺來，意在必勝。當令分水牛、江二為先鋒，正與萬士雄相遇，各不打話，刀斧相交，戰至十餘合，官軍陣上連城寶拍馬挺槍前來夾攻。分水牛如何敵得二將、虛滾一斧，回馬就走。這邊中軍鼓聲雷震，大隊人馬掩殺過來，鳥銃箭弩一齊施發，賊兵抵擋不住分兩下而走，又被馬兵圍裏將來，喊殺之聲震動山岳。汪直見官軍勢大，急令金鐘施法。這金鐘道人洋洋出陣，搖動金鐘哈哈大笑，果見一霎時黑風驟起，捲著黃沙烈焰掀天騰地而來。官軍看見驚慌，祇望中軍救解。岑御史見妖法已施卻不見仙姥動靜，心下驚疑，欲待奔走，恐眾軍恥笑。況中軍一動，大勢齊傾。正危急間，忽聽得半空中一聲雷震，細雨如霧，頃刻間黃沙盡滅，烈焰全消。祇見陣中突出一將，渾身如雪練一般，手舞雙劍如兩道白虹飛繞，直奔金鐘道人馬前，光閃處道人首級墜地，奪取金鐘殺出西隊，倏然不見。眾軍卻望見正西上一片彩雲，隱隱見一仙姥冉冉而沒。官軍見妖法已破，勇氣十倍，大刀闊斧衝直撞，殺得賊兵星散雲馳，七斷八續。汪直見大勢已去，量難抵敵，招呼賊兵拼命奪路奔柳塘灣而逃。祇聽前面炮聲響處，一彪軍當頭殺來，卻是都司汪龍，大喝：“逆賊待往那裏走！”汪直此時已捨死忘生，大喝：“擋吾者死！”揮刀直砍過來。汪龍正舉刀迎敵，不防分水牛暗發一流星錘來打中汪龍馬首，那馬直立起來，把汪龍掀翻在地，早被汪直一刀砍死，奪路徑走。後面大隊官軍潑風似的趕來，分水牛、穿山甲率領敗兵保著汪直且戰且走。天色傍晚，正奔走間前面喊聲又起，火光燭天，卻是郭紹汾從捍海抄小路殺來。汪直等不敢迎敵，祇顧奪路奔逃。將及天明，離海寧不遠，指望葉碧川這枝兵來救應。

誰知葉碧川攻打海寧時，蔣士奇已至浙省。胡巡撫先差中軍參將陸淵領兵一千前來救應海寧，隨又接著岑御史移文，即令蔣士奇率精騎二千前來會剿。這葉碧川是個武舉出身，堂堂一表，勇力過人，因官司抱屈殺了仇家，亡命入海，原非有心為盜之人。今被官軍前後夾攻連敗二陣，又見蔣士奇神勇異常，因就馬前拜服，訴說原由，求免一死，情願執鞭墜鐙立功贖罪。蔣士奇憐他是武舉出身，准其投降。其所統之兵尚有千餘，都從賊目連夜奔投趙天王而去，從降者祇親隨數士騎。陸淵見海寧已經平靜，即引本部兵回轅繳令去了。蔣公即令葉碧川，為前鋒往平海來會剿，卻好正遇汪直敗兵奔到。葉碧川大叫：“汪直及你投降，免得一死！”汪直聽見吃了一驚，不敢答話，拍馬往斜刺裏就走。不想正遇蔣公馬到，汪直見四下官軍雲集無路可奔，祇得奮力拼殺，卻被蔣公一刀

逼往，放他撞入懷來，右手抓住勒甲條生擒過馬，擲於地下，軍士上前綁縛。分水牛、穿山甲嚇得落荒而逃，祇見四下裏官兵重重疊疊圍殺上來，料難逃脫。分水牛大吼一聲，力砍數人自刎而死，眾軍趕上，砍作肉泥。穿山甲早被陳松岩撞見，生擒活捉去了。其餘賊兵如砍瓜切菜，殺戮無算。當時岑御史大軍齊到，與蔣公之兵會合。岑御史見賊首已擒，即傳令：“有願降者免死！”一聲令下，伏地跪降者尚有八百餘人。

岑御史就令在平原紮住大營。蔣公即帶葉碧川來相見。岑御史接出營門笑道：“數年積寇，一旦被老叔大夫生擒，此功不小。”因同入中軍帳來。蔣公未及行李，岑御史先跪拜在地，蔣公連忙跪扶道：“朝廷敘爵，豈可以私廢公？”岑御史道：“名分所關，正應如此。”因相讓坐下。劉電亦進帳來拜見蔣公，便坐在下首。蔣公遂叫葉碧川來叩見，因說他投誠來歷，岑御史道：“明日且見了浙撫再作定奇。”因問：“老叔到浙時知征剿徐海情形若何？”蔣公道：“我至浙時，知徐海已降，又為總兵俞大猷襲殺，不知何故？”岑御史笑道：“胡巡撫怕我分功，因此全不關會，未免局量褊淺。”因嚮靴筒內取出一折遞與蔣公展看，見上面載明何人得功、何人敗績、如何說降、如何襲殺，一一注明。蔣公道：“賢侄可為神機莫測。”岑御史因問起：“三月初旬文進從江南到府，知老叔已先兩日進都，如何一路總不得相會？”蔣公笑道：“彼時賢侄奉命出京，恐於路相會有涉嫌疑，因此繞小道連夜過去，想不到京考試蒙皇上特恩授了今職，如今卻遂了賢侄昔日之言了。”岑御史道：“天既生老叔的神勇，必不肯教埋沒。”蔣公因問：“殷將軍近日如何？”岑御史道：“現為松江參府，屢立戰功，將來尚要陞轉。最可喜者，前日報上見劉大兄補了奉賢，他弟兄已聚在一處。”蔣公又問劉電道：“如今那文進怎樣了？”劉電道：“小侄奉令往救湖郡，他隨軍立功，現今已署把總防守碧浪湖村去了。”蔣公笑道：“你們至親至誼都相聚一方。惟我遠隔金衢，將來相會甚難。且老母在堂，兩地懸念。每一念及，坐臥不寧。”岑御史道：“如今海寇已平，正好迎養太母。”蔣公道：“迎養甚易，家下無人，亦是難事。將來還望賢侄疏內代為陳情，乞一就近地方便於迎養，則一家受庇不淺。”岑御史道：“此事小侄自當留心。”蔣公又問劉電道：“可知許丈曾到尊府不曾？”劉電道：“自去秋在南昌寄信往崇仁縣去後，至今並無消息，報上又見崇仁金公告病休致，或者此時許伯到了家裏亦未可知。”蔣公道：“何不專差一人回去，若果許丈在府，便托他送家眷到奉賢，不但令妹可與殷兄相會，且岑賢侄姻事亦可就近完成，豈不一舉兩得？”岑御史笑而不言，劉電道：“老叔丈所見極是。”

當下軍中已是傳食，一同用畢。岑御史道：“老叔請先班師回省，小侄發落了各路兵馬，隨後來與胡公相會。”當時蔣公相辭，即帶葉碧川，車囚汪直，回省繳令。岑御史隨將投降之八百餘人內老弱者一百餘人放歸田裏，其餘分發各營約束，凡有滋事者報明即斬。當令褚飛熊、萬士雄率本部兵馬各回本汛，連城寶陞署都司汪龍事務，郭紹汾暫署揮僉事務，陳松岩暫署嘉鎮中軍游擊吳端事務。將穿山甲嚴行監禁，聽候拷問。林中玉在川沙未至，仍檄回本汛。分發各軍訖，因與劉電道：“松郡一帶倭奴未平，三哥即領本部兵前往，相機剿殺。我見過胡公即便回江，倘有緊要軍情，務即馳報。”劉電應諾，當即引軍投松郡而去。岑御史亦即起馬。

卻說這邊徐海投降被殺一節，卻與岑御史進剿汪直同時之事。這徐海原是西湖虎跑寺僧人，膽勇絕倫，結交群盜，事發亡命入海。群盜推其為首，招集亡命眾至二萬餘，屢寇浙、閩沿海地方，肆其劫掠。其妻王翠翹原係錢塘舊家之女，美慧異常，素懷忠義，後為徐海所得，納為正室，言聽計從。此番大掠臺寧，浙直震動。巡撫胡宗憲訪得翠翹至戚，令其暗說翠翹勸徐海歸降，不失高爵厚祿。因此翠翹一意勸令徐海率眾赴軍門投降。胡公分散其兵，令徐海祇領親隨兵率數百人屯駐東沈莊候旨。此時因趙文華與胡公不協，忌其成功，密令總兵俞大猷率兵夜襲東沈莊。徐海不及提防，奔走梁莊。俞大猷率兵追逼，徐海料難脫逃，大呼：“翠翹誤我！”即投入湖水。俞大猷著善泅者入水牽出斬首，王翠翹聞變，仰劍大慟道：“徐君因我而死，我何面目偷生耶！”即仰劍而死。餘黨悉平。胡巡撫已飛章具奏此事。後來因趙文華之譖朝廷祇加了胡公太子少保之銜，別無陞獎。直到後來岑公奉命巡視浙、閩，纔表題王翠翹功烈，敕贈義烈恭人，立祠祭祀。這是後話，表過不提。

且說岑御史起馬不及三十里天色已晚，早有浙撫差官迎接，進了公館安歇。次日五鼓，即起馬往會城來。離郭十里，胡公率同城僚屬接著，並轡入城。岑御史不進公館就往拜胡公，遂一同進巡撫衙門來。讓入後堂敘禮，坐定共相慰勞。胡公道：“聞賊中妖法利害，想都憲大人必有神助。”岑御史笑道：“此是聖天子洪福。天滅妖人，晚弟何功之有？今老憲台掃清巨寇，蔣都使降伏從黨、生擒賊首，此皆老憲台調度得宜，其功不小。”胡公道：“說降徐海，實微天幸。今汪直若非都憲運籌追剿，安得就擒？如今請教都憲大人此寇與葉碧川當作何處置？”岑御史道：“此事當聽憑老憲台裁奪。”胡公再三相讓，岑御史道：“據晚弟愚意，當與老憲台聯名具奏會剿情由，將汪直獻俘闕下，葉碧川聲明候旨，不知尊意如何？”胡公道：“都憲所見極是，竟懇如椽主稿。”岑御史相讓不過，祇得應允，當時即請上席，席間說起王翠翹一片忠心，可惜埋沒，胡公自覺抱慚，祇把別話支吾而已。

少間席畢，岑御史辭歸公館。當晚即將本稿草完。次日平明，正欲往見胡公，卻是胡公先來拜會，因即將本稿與胡公觀看。見上面歷敘會剿情由，其中應獎眾將功績、應恤陣亡將士，無不細述，末後又附陳都使蔣士奇母老乞恩請調近地迎養，以及獻俘請旨等情，簡切詳明，並無絲毫遺漏。胡公看畢，驚喜道：“上馬擊賊，下馬草露布，信不虛矣！”當即發本房繕寫，隨又面邀午席候教，相辭而去。岑御史送了胡公，隨往拜蔣公，說明已經附疏乞恩的原委，又往拜司道各官畢。胡公已差官接過三次，隨往赴席畢，辭回公館，一宿無話。

次日平明即往巡撫衙門一同拜發本章，即差文武官各一員、壯兵二十名，沿途更替，管押汪直囚車北上。當日胡公還要相留，岑御史因倭奴未平堅辭起身又往別蔣公，遂匆匆起馬。胡公與文武各官送出郭外十里方回。

岑御史見浙省已寧，於路仍檄文進回營聽用。當日行不及三十里，早有流星馬飛報說：“近海有東沙、西沙二島。東沙島倭酋名野叉楊仙蟾，有五把飛刀，能百步取人首級；西沙島倭酋名黑煞，能遣妖物攝人魂魄。嚮來各據一島，不與趙天王同伙。今趙天王因汪直、徐海俱已敗亡，孤立無援，因齎金帛子女前往聘請，約定時日半夜裏從孟河入口，倭奴接應，抄出翁埠、廟灣之後將高、辛二將前後夾攻。幸虧陳總兵救應得脫，殷、耿二將敵住趙天王夫妻，連日大戰，不分勝敗。昨日殷參將忽然抱病，因此緊守，不敢進剿。祇候大老爺定奪。”岑御史道：“正要這些倭奴一齊進來纔好殲滅。”當賞報馬去訖，又連接陳總兵並劉副總申報，大略相同，因此星飛前進。正是：

已看海寇纔駢首，卻見倭奴又插標。不知岑御史此去如何調兵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昔人云：有一個好題目，必有一篇好文章，祇是人做不出耳。如《雪月梅》一部五十回，則回回各極其妙。此回平空撮出兩妖人，請出一仙姊，若使俗筆為此，幾成《封神》《西遊》等類矣。今祇淡淡數筆，便寫得異樣靈奇，十分渲染，豈小說家可得同日而語哉！

